

倪匡科幻精品集 25

# 衛斯理傳奇

## 第二種人

(含第二種人、新年)

有一種人，外表跟你一模一樣，  
卻來自另一個星球，  
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為「第二種人」！

倪匡 著

LEGEND OF WESLEY

# 衛斯理傳奇



## 第二種人

(含第二種人、新年)

倪匡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衛斯理傳奇之第二種人／倪匡著．—二版一刷—  
臺北市：風雲時代，2015.09 面；公分

ISBN 978-986-352-245-4（平裝）

857.83

104018065

倪匡科幻精品集 25

## 衛斯理傳奇之第二種人

作者：倪匡  
出版者：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所：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178號7樓之3  
風雲書網：<http://www.eastbooks.com.tw>  
官方部落格：<http://eastbooks.pixnet.net/blog>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h7560949>  
信箱：[h7560949@ms15.hinet.net](mailto:h7560949@ms15.hinet.net)  
郵撥帳號：12043291  
服務專線：(02)27560949  
傳真專線：(02)27653799  
執行主編：朱墨菲  
美術編輯：許惠芳

法律顧問：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版權授權：倪匡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二版一刷  
ISBN：978-986-352-245-4  
總經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四維巷二弄2號4樓  
電話：(02)2219-208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595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22759935  
©2015 by Storm & Stress Publishing Co. Printed in Taiwan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退回本社更換

定價：24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

錄

## 第二種人

序言

第一部	航機上的突發事故	7
第二部	機場上的怪遭遇	31
第三部	當時情形機長不知	53
第四部	白素的離奇經歷	75
第五部	站在那裡像一株樹	101
第六部	無聲而又恐怖絕頂	127
第七部	他們不是人	151
第八部	溫室中會流血的怪植物	177
第九部	四個人的重大秘密	201
第十部	他們回到哪裡去了	227



目

# 錄

## 新年

第七部	再度會見神秘客	429
第六部	得到珍寶的經過	409
第五部	黑暗中的神秘來客	391
第四部	跟蹤失敗處境狼狽	373
第三部	珍寶來源神秘成謎	355
第二部	大批珍寶價值連城	345
第一部	自天而降的金鑰匙	329
序言		328
尾聲		325
第十三部	浩劫	299
第十二部	桃花水泉開始處	277
第十一部	動物植物結合而成的高級生物	253



# 衛斯理傳奇



## 第二種人

(含第二種人、新年)

倪匡 著





目

錄

## 第二種人

### 序言

第一部	航機上的突發事故	7
第二部	機場上的怪遭遇	31
第三部	當時情形機長不知	53
第四部	白素的離奇經歷	75
第五部	站在那裡像一株樹	101
第六部	無聲而又恐怖絕頂	127
第七部	他們不是人	151
第八部	溫室中會流血的怪植物	177
第九部	四個人的重大秘密	201
第十部	他們回到哪裡去了	227





目

# 錄

## 新年

第十一部	動物植物結合而成的高級生物	253
第十二部	桃花水泉開始處	277
第十三部	浩劫	299
尾聲		325
序言		328
第一部	自天而降的金鑰匙	329
第二部	大批珍寶價值連城	345
第三部	珍寶來源神秘成謎	355
第四部	跟蹤失敗處境狼狽	373
第五部	黑暗中的神秘來客	391
第六部	得到珍寶的經過	409
第七部	再度會見神秘客	429

第二種人

第一種

種人

第一種

種人

種人

## 序言

「第二種人」是科幻小說中極為奇特的一種設想，自有科幻小說以來，各種各樣的設想都有人寫過，有的被重複了許多次，但是有一種人，循植物的進化成為高等生物的設想，卻「只此一家，別無分出」，還沒有人做過同樣的設想。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十分奇特之處，在故事發表後不多久，一架日航客機在日本失事，由於機長的失常動作，導致飛機衝入海中，整件事相當神秘，而飛行時駕駛艙中的對話記錄發表之後，幾乎和這個故事中的對白一樣，其中副駕駛問：「機長，你在幹什麼？」更是完全一樣，這是「巧合」嗎？還是那位機長當時的遭遇有神秘莫測之處？

當然不能說作者有預知能力，但至少證明，設想，有時可以和事實，在原則和細節上，十分接近！

第二種人沒有獸性，他們比由動物進化來的人可愛多了，代表了善，可惜，善不敵惡，這算是一個寓言。

倪匡

## 第一部：航機上的突發事故

先說一個笑話：

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那天，有一個暴發戶，爲了炫耀他的財力，斥鉅資買了一具倍數極高的天文望遠鏡，準備人家在電視上看太空人登陸月球，而他，可以與眾不同，在望遠鏡中看。當晚，還廣邀親朋，準備炫耀一番。

結果，當然甚麼也看不到。沒有一具望遠鏡可以使人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因爲人太小了，可以清楚看到月球表面，絕不等於可以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

在理論上說，如果有一具望遠鏡，可以將距離拉近二十三億倍，那應該可以看到人在月球。在拉近了二十三億倍之後，等於看一公里以外的人，怎麼會看不見？

可是事實上的情形是，如果有這樣的望遠鏡，自這樣的望遠鏡中望出去，所看到的，一定只是月球表面的極小部分，要在月球表面搜尋幾個人，也沒有可能。

看得到整個月球，看不到人。

只看到月球表面的一小部分，根本找不到人。

在地球上，要用肉眼看到月球上的人，不可能。地球上人那麼多，有四十多億，在月球上，同樣也無法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人。

人雖然多，但是和整個地球相比，實在所佔的體積甚小。所以，在理論上，如果有人，有一批人，生活在地球上，而一直未被發現，是大有可能的事。

再問一個問題：人有多少種呢？

這問題很難回答，要看如何分類。男人，女人，是一種分法；白種人，黃種人，又是另一種分法；愚人和聰明人，再是一種分法。不同的分類法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從兩三種人到幾百種人不等。

但實際上，人只有一種。所有的分類法，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猶如一張桌子，不論它是方的圓的，紅的白的，高的矮的，始終是桌子，不可能是別的東西。

從已獲得的資料來看，從猿人進化到原人再進化而成的一種高級生物，就是人。世界上只有一種人，每一個人，都循這個進化方式而來，所以，每一個人，也有著共同的生物特性。

然而，世上真的只有一種人嗎？

馬基機長是一個兩鬢已經略見斑白的中年人。

馬基機長的一次飛行，就像是普通人的一次散步。雖然在他面前，是普通人看了會感到頭昏腦脹的各種儀表，可是馬基機長卻熟悉每一根指針的性能，也清楚地知道它們指示著甚麼情況。

馬基機長生性豪爽開朗，他嘹亮的笑聲，在公司著名，新加入服務的人，都一致說，不論情況多麼壞，只要聽到馬基機長的笑聲，就會覺得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心裏不會再恐慌。

恐怕沒有人知道，這個身形高大，面目俊朗，精神旺盛，事業成功，看來快樂無比的單身漢，也有著憂慮。而我，認識他的時候，正是他憂慮一面之時。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只知道他是一個醉漢。

馬基機長是德國和土耳其的混血兒，所以他有西方人高大的身形，卻又有著很接近東方人的臉譜。那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喜宴歸來，正是初秋，夜風很涼，在經過了整整一季的暑熱之後，讓清涼的秋風包圍著，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情，所以我不急於回家，只是無目的地在街頭漫步。於是，我看到了馬基機長。



我看到他的時候，他穿著一件襯衫，敞著胸，露出壯厚的胸肌，顯然是喝醉了。本來，在深夜街頭，遇到一個醉漢，絕引不起我的注意，可是，他的行動，卻相當古怪。

他站在一家商店的櫥窗前，那櫥窗的一邊，是一個狹長條的鏡子。他就對著鏡子，湊得極近，眼睜得極大，盯著鏡子中他自己的影子。

我在他的身後經過，聽得他在喃喃地不斷重複著說一句話：「我做甚麼才好？我做甚麼才好？」

他語調和神情之中，有一種深切的悲哀，看來已到了人生的窮途末路。

我十分好管閒事，一個醉漢在自怨自艾，本來和我一點也不相干，但是當我向他望了一眼之後，我看到他是這樣一個高大英俊的男子，而居然在這樣子徬徨無依，那使我十分生氣，認為那是極沒有出息的行爲。所以，我十分不客氣地在他的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朋友，做甚麼都比午夜在街頭上喝醉酒好！」

他轉過身來，盯著我。當他望著我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犯了錯誤。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一個十分沒有出息的醉漢。可是這時，我發覺，儘管他醉意未消，但

是有神的雙眼，堅強的臉部輪廓，都使人直覺：這是一個事業成功的典型。

我改變了印象，立時攤了攤手：「對不起，或許你只是遭到了暫時的困難？」

他神情有點茫然地笑了一下，我又說道：「請問我是不是可以幫忙？」

他突然笑了起來：「可以的，只要有力量可以改變那個制度。」

我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不知道他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只好自然而然的道：「甚麼制度？」

他盯著我，一字一頓道：「退休制度！我要退休了！我該做甚麼才好？」

我略呆一呆：「別開玩笑了，你可以進鬥牛學校去學做鬥牛士。」

他舉了舉雙臂：「你的想法和我一樣，可是有甚麼法子？我年齡到了——」他又作了一個手勢：「不能通融，制度是這樣。」

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他的頭髮已經花白，臉上的皺紋也不少，肌肉也有鬆弛的現象。的確，他已經不是一個年輕人了。

我只好嘆了一口氣，對，制度是這樣，到了一定年紀，就得退休，好讓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只好拍了拍他的肩頭：「你的職業是——」

馬基機長到這時，才說出了他的職業來：「我是一個機長，飛行員。」

我「哦」地一聲，在其他行業，或者還有商量，機長，不容許年老的人逗留。我只好聳了聳肩，很同情他，一個活動慣的人，忽然退休，而體力又實在十分好，實在相當痛苦。

我一面仍然拍著他的肩，一面道：「我提議我們再去喝點酒。」

馬基機長發出了一下歡呼聲，他很有醉意，搭住了我的肩。我們兩人，勾肩搭背，像是老朋友，走進了一家酒吧。雖然我們在若干杯酒下肚之後才互相請教姓名，但當凌晨時分，我和他走出酒吧，我們簡直已經是老朋友了，互相交換了對方的簡單歷史，我也知道了他還是一個單身漢，等等。

只不過有一點，當晚我絕不知情，如果知情，我不會讓他喝得醉到這種程度。我不知道，也不能怪我，因為馬基機長沒有告訴我。

我不知道，就是當天，他還要作退休前的最後一次飛行，飛行時間是早上九點四十分，而當他酩酊大醉，我送他回酒店房間，將他推向床上，我還未曾退出房間，